

20年来的感情纠纷演变成政治风波

## 奥朗德和他的

也许是厌倦了萨科齐和布吕尼那华而不实的滑稽做派,法国人选择了奥朗德作为新的总统。但被法国人视作“标准男人”的奥朗德也陷入了与两个女人的纠缠之中,上演一出持续20多年的官斗戏,这出戏中,一半是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感情戏,另一半是两个政治盟友反目成为对手的政治戏,两条线缠在一起,分外扭曲。如今因为一条微博,这幕大戏暴露在了世人面前。

上次私生活受到关注的爱丽舍宫居住者是奥朗德的前任萨科齐,当时他和名模女友布吕尼在欧洲迪士尼向世人宣告了俩人的关系。今年6月12日,奥朗德刚刚接替萨科齐成为爱丽舍宫的主人仅仅一个月左右,他的那位记者女友瓦莱丽就在“推特”上表达了对奥朗德前政治盟友兼女友罗雅尔的不满,奥朗德和罗雅尔有4个孩子。“推特”上的话似乎并无恶意,仅仅是表达了对罗雅尔政治对手的支持,但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这让奥朗德曾经的承诺失效。

奥朗德曾经有一段时间和罗雅尔在一起,俩人可以说是建立了家庭关系,然后他又和瓦莱丽坠入爱河。在法国,没人会为这种事眨一下眼睛。但突然之间,瓦莱丽将奥朗德的这些事端到了众人面前,于是,关于奥朗德情史的报道就占据了媒体的封面头条位置。

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之久的三角恋爱,剧情涉及职场竞争、背叛、勒索、复仇以及政治。奥朗德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一个被两个女人推来拉去的人,这两个女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野心勃勃(罗雅尔);另一个则是偏执狂、嫉妒心极强(瓦莱丽)。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说:“一个连前女友和现女友关系都摆不平的人怎么可能有掌控一国的能力?”虽然所有人对奥朗德的评价都是举止得体、工作勤奋,但勒庞表现出的情绪在不少法国人中产生共鸣。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 1 感情线:没有瓦莱丽的日子 政治线:奥朗德罗雅尔是好搭档

这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从一开始,奥朗德在公共形象方面就表现得小心翼翼,现在却有可能因个人问题遭遇滑铁卢。上世纪80年代末,作为社会党的“第一夫妇”,奥朗德和罗雅尔显得年轻有为、前途无量。他们在国家行政学院相识并坠入爱河,那里是孕育法国政治精英的温床,曾经出过两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斯坦。传统上,法国的政治家们会让自己的私生活和公众离得很远,媒体也会严格遵守这样的区分。但是罗雅尔和奥朗德打破了这一禁忌。他们将自己打扮为现代左派,有魅力、没结婚但有孩子。“他们以萨特和波伏瓦为榜样。”《新观察家》主编西尔万·考里奇说,他同时还是罗雅尔自传的作者。罗雅尔和奥朗德曾经前所未有地邀请媒体人到他们在巴黎的公寓中。一张照片中,罗雅尔心满意足地给宝宝朱利安喂奶,奥朗德则在地板上和他们的孩子克莱门斯一起做智力测验题。在另一张照片中,罗雅尔和奥朗德一起站在国民议会前,抓着匹配的公文包。他们是夫妇,他们是法国的年轻版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

但是,一对同样以法国总

统为最终目标的夫妇可能永远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吗?毕竟,法国总统的位子只有一个。在表面的家庭幸福下,竞争暗流涌动。虽然奥朗德的学历比罗雅尔高,但罗雅尔走上了一条政治快车道。1982年,29岁的罗雅尔被招人密特朗政府做初级顾问,到了1988年,她已经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四年后,她成为一名政府部长。奥朗德此时则是科雷兹省的国会代表,那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以农民和果酱制造商为主要人群的地区。他只是个不知哪里来的国会议员,她却是政治明星,权力的差异激怒了他。“朋友们总是说奥朗德比罗雅尔有才华,奥朗德比罗雅尔聪明。”奥朗德圈中好友阿里·巴度说。据瓦莱丽说,奥朗德承认他早些年就开始嫉妒罗雅尔,只不过当时他的野心还没有那么明显地暴露出来。政治研究所教授雅克·鲁普尼克回忆,几年前,他和皮埃尔·莫斯科维奇(现为法国财政部长)讨论谁来代表社会党角逐2012年大选时,莫斯科维奇提到了奥朗德。鲁普尼克大为震惊,他说:“你不是认真的,他甚至还没开始考虑这件事。”莫斯科维奇回答:“我当然是认真的!过去30年间,奥朗德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奥朗德赢得大选后和同僚庆祝



瓦莱丽参加时装发布会

### 2 感情线:瓦莱丽出现 政治线:奥朗德掌握社会党领导权

在奥朗德追逐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这就是瓦莱丽——一个年轻貌美的记者,她被《巴黎竞赛画报》派来采访社会党。在记者堆里,她的才华是很不起眼的。上世纪80年代末,《巴黎竞赛画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勒格兰德曾和瓦莱丽一起采访过,他说:“瓦莱丽不是非常好学。”但她的长相是“通用货币”。勒格兰德回忆道,瓦莱丽出现在政治家午餐会时总会有神奇效果,无论政治家们有多忙,在瓦莱丽面前,他们本能的反应总是:“我查一下我的日程安排……是的!”

任何一个年轻记者如果想要搞好社会党的报道,奥朗

德和罗雅尔是必须做的功课,瓦莱丽很快就成功地迷住了这对鸳鸯。他们和她以及她的未婚夫共进晚餐,她的未婚夫是《巴黎竞赛画报》的编辑丹尼斯,俩人于1995年结婚。一开始,奥朗德只是对自己成为一个年轻记者的消息源感到高兴,罗雅尔和奥朗德的做法差不多。1992年,奥朗德和罗雅尔的第四个孩子弗洛拉降生,罗雅尔邀请瓦莱丽进入产房采访,让她拿了新闻的头彩。

整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奥朗德和瓦莱丽越走越近,虽然瓦莱丽此时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与此同时,奥朗德和罗雅尔的权力地位也发生了转化。因为野心和自信,罗雅尔疏远了社会党中

的许多人,结果使自己降到了学校教育初级部长的位置上,相反,奥朗德在党内地位节节上升,最终于1997年掌握了社会党的领导权。

可以肯定,奥朗德也遇到了挑战。虽然有能力,也显得和蔼可亲,但他一直在努力消除“多愁善感”的形象。他赢得了“Flanby”的外号,“Flanby”是法国一种牛奶冻布丁,有点黏黏糊糊,这是讽刺奥朗德喜欢和稀泥。勒格兰德想起了有关奥朗德的一个笑话:“一个人告诉他现在是早上6点,另一个人告诉他是下午6点,他会说‘好吧,我们不说早上还是下午了,我们就说现在6点好了,起码这点你们俩都同意。’”

## 两个女人



罗雅尔竞选议员失败

### 3 感情线:奥朗德瓦莱丽传出婚外情 政治线:罗雅尔逼奥朗德让出总统候选人

对于瓦莱丽来说,奥朗德睿智、幽默,是个明星。奥朗德邀请瓦莱丽以记者身份跟着他国内国外到处跑,将自己的才华报道给世人看。不久就传出了他们有婚外情的传言。2003年,罗雅尔将瓦莱丽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对她说:“你有3个孩子,我有4个,行事要谨慎。”罗雅尔接触了几个《巴黎竞赛画报》的高层,希望他们调查此事,并且不要再让瓦莱丽采访社会党的新闻。瓦莱丽否认了与奥朗德的婚外恋,但最终还是被调开了。罗雅尔使出浑身解数看牢奥朗德,还在电视上问他会不会和自己结婚,奥朗德不舒服地笑了笑,答道:“我会在下

了节目后告诉你答案的。”尽管婚外情的传言满天飞,但瓦莱丽依然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褒奖奥朗德、贬低罗雅尔。例如,200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瓦莱丽写道:当罗雅尔是部长时,奥朗德只是议员,毫无疑问,明星是罗雅尔,但她的思路都来自奥朗德。与罗雅尔相比,奥朗德在为入父母方面也更称职。罗雅尔忙起来可能十多天不回家,但奥朗德即使在国家的另一边开会到凌晨两点,也必定赶回家,然后在早上7点之前再回到会场继续开会,他不愿让孩子们失望。

还有传言说,这对恋人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幽会,是一个名叫奥利维尔的家,奥利维

尔正是瓦莱丽在“推特”上支持的人。

在2007年总统大选预选中,这位奥朗德的“特殊朋友”不遗余力地神化他,在《巴黎竞赛画报》上,瓦莱丽写道:“12月的一天,奥朗德将成为总统。”

奥朗德失败了,罗雅尔坚持该由自己代表社会党竞选总统。这本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瓦莱丽却在想着别的事情,她就把他的风流韵事曝光。是的,这是法国,但一个总统候选人和一个一直负责报道他新闻的女记者睡在一起人们也不会介意?奥朗德和罗雅尔的儿子托马斯当时已经20多岁,他知道错在父亲,于是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奥朗德没有选择,只能靠边站。

### 4 政治线:罗雅尔输给萨科齐 感情线:奥朗德与瓦莱丽在一起

初选中,奥朗德在幕后帮助罗雅尔赶走了社会党元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和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作家伯纳德·亨利·利维曾做过许多法国政治家的非官方顾问,他说:“罗雅尔无比孤独,在党内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她的竞选经理阿尔诺·毛特堡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他公开宣称:“罗雅尔只有一个手下——他的情人。”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积极进取和有活力的候选人,罗雅尔把缺乏党内支持当作有利条件去运用。她把自己描绘为活动于大象之间的瞪羚,她将自己的性别当作关键的卖点。她穿行于法国各地谈论参与式民主,敦促自己的支持者加入法国社会党,如果成功,她就可扭转自己在社会党内的颓势,社会党也不会仅仅发

出那些领导的声音。突然之间,社会党的党员增加了一倍,罗雅尔获得了提名。雅克·鲁普尼克说:“她发起的运动比政治机器更聪明。”

但是,在大选中击败萨科齐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在与萨科齐的辩论中失去了冷静,在萨科齐指责自己缺乏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时有些失态。

竞选失败之后,罗雅尔指责奥朗德和社会党,她说:“每天早上打开报纸我都会问自己,今天会是哪位社会党党员攻击我。”既然萨科齐获得了胜利,罗雅尔再和奥朗德假装在一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罗雅尔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和奥朗德分手。于是奥朗德和正在离婚诉讼中的瓦莱丽住到了一起。法国公众对这一切显得相当冷静,极少有人在听到这场情变后拍一下自己的眉毛。罗雅尔重新回到了普瓦图—夏朗德地区担任总裁。

### 5 政治线:奥朗德击败萨科齐 感情线:瓦莱丽吃醋惹大祸

2012年,奥朗德和罗雅尔在社会党内初选中对决。罗雅尔没能走出2007年败选阴影。7%的得票率,她很快败下阵来。奥朗德的排名本在卡恩之后,但造化弄人,卡恩因为性丑闻断送了前程,他的支持者大部分转向奥朗德。

奥朗德用自己的平凡击败了喜欢名牌的萨科齐,法国人更欣赏他。虽然奥朗德和罗雅尔的私生活也曾向世人打开大门,但现在奥朗德却将萨科齐当作批评的目标。在接受采访时奥朗德说:“我尊重私生活,也尊重总统,但我认为,总统的私生活没必要向世人展出。”

奥朗德和瓦莱丽没有结婚,这使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未婚总统。在总统竞选的背后,瓦莱丽依然守着自己新闻工作者的岗位,她对奥朗德的破坏性要远远小于布吕尼对萨科齐的破坏性。

奥朗德和罗雅尔做出一项交易,她仍将在大选中支持他。如果他赢了,他会提名她担任议长,当然,前提是罗雅尔能在下届选举中赢得议员席位。

今年1月,社会党在布尔歇举行大会,20000名支持者和450名记者齐聚一堂,等待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和社会党的庆祝足足有3小时,罗雅尔的名字一次也没被提及。罗雅尔后来向奥朗德抱怨:“你不能表现得我2007年的参选像是没发生过那样。”两个月后,奥朗德的竞选经理马纽埃尔·瓦尔斯特(现在的内政部长)说,瓦莱丽让他排除罗雅尔。在瓦莱丽的坚持下,罗雅尔甚至没能参加奥朗德母亲的葬礼。

瓦莱丽是冷酷无情的,即便在胜利时也是如此。据为了写传记而跟随着奥朗德数月之久的洛朗·比奈透露,大选之夜,奥朗德、瓦莱丽以及他们的核心圈子在一架飞机上。当时他们已经获知了胜利的结果。这本该是一个充满喜悦的时刻,瓦莱丽却在想着别的事情,她向其他人提出了问题:“在这个伟大的时刻,谁会觉得这更像是一场个人复仇呢?”她没给答案,但答案并不难猜测。

几个小时后,在庆祝活动中,奥朗德在舞台上亲吻了罗雅尔的面颊,瓦莱丽就忍不住发飙了,她冲奥朗德大叫:“亲吻我的嘴唇!”奥朗德亲了她。

新书《左右为难》作者之一安妮·罗森彻说:“瓦莱丽出格得无法形容。例如,一旦住进爱丽舍宫,她认为自己不该被称为‘法国第一夫人’,而应该被称为‘法国第一记者’。在对埃莉诺·罗斯福自传一书的评论中,她甚至将自己与这位美国著名的第一夫人相提并论。”

但尽管如此,没人想到瓦莱丽会对奥朗德的总统职务产生破坏作用。奥朗德对罗雅尔的承诺没能兑现。罗雅尔选择了拉罗谢尔选区竞选国会议员,但这个城市早已有了社会党候选人,他就是奥利维尔——那个为奥朗德和瓦莱丽幽会提供地方的人。

对于瓦莱丽来说,让罗雅尔成为国会议员,这个念头哪怕想想都觉得可怕,那将会使她与奥朗德每天都有接触。现在的罗雅尔,用瓦莱丽的话说是“来自普瓦图—夏朗德的疯女人”。居然让她代替奥朗德的老朋友?门都没有。

随着选举日期的临近,罗雅尔越来越绝望。如果奥朗德无法摆平奥利维尔,最起码能表达一下对罗雅尔的支持。罗雅尔告诉奥朗德,他的支持对自己是多么重要,托马斯随后告诉父亲,母亲是多么的悲惨。第二天早上,瓦莱丽在自己位于爱丽舍宫的办公室听完了广播新闻——罗雅尔宣布自己得到奥朗德的支持,《左右为难》的另一位作者安娜·卡巴纳透露,瓦莱丽勃然大怒,立刻给奥朗德办公室打电话兴师问罪:“你都没告诉我一声,就表示了对她的大力支持,我会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几分钟后,“推特”上的那条消息震惊了整个法国,罗雅尔输了选举,奥朗德的承诺也无从发现。奥朗德竭力消除这件事的影响,但他的形象已经大受影响。一位观察员说:“法国人可以接受一个男人周旋于两个女人之间,但前提是,他是三角关系的主导者,而奥朗德现在已经树立起了软弱的形象。法国人担心他的软弱使他无法对一个国家负责。”